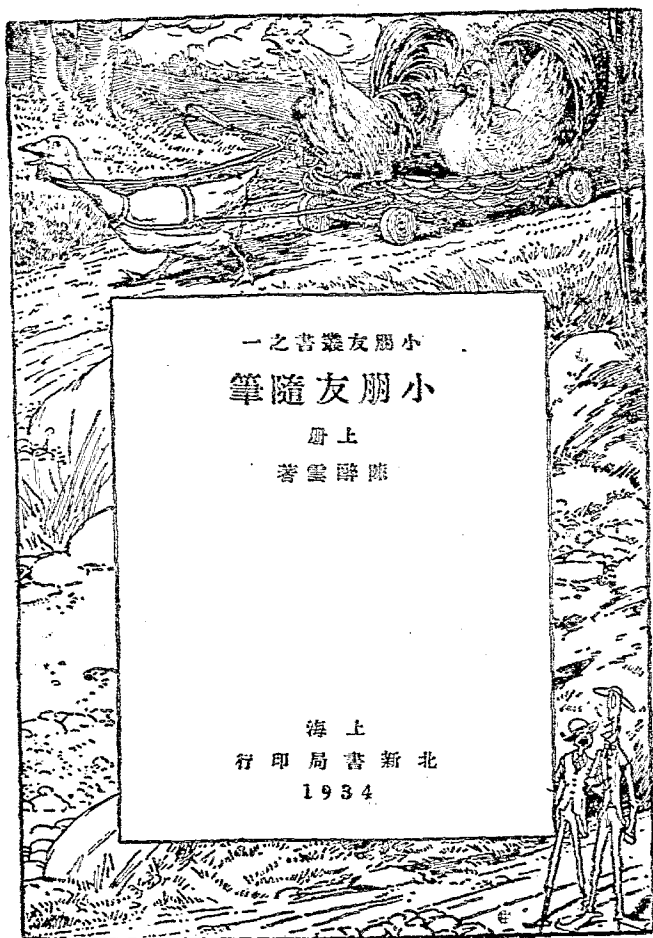




南 京

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藏書



小朋友隨筆 目次

一	都市的行路難.....	一
二	菩薩也住租房子.....	六
三	和尚道士的藝術.....	一〇
四	同情心與虛榮心.....	一四
五	百貨商店.....	一九
六	自己願意的刑罰.....	二六
七	不公開的公園.....	三一
八	可憐的泉水.....	三八
九	廟會.....	四三

一〇	保護鳥類	四七
一一	一個愉快的夢	五五
一二	栗子與留聲機	六〇
一三	陸稿薦	六七
一四	醫生	七二
一五	娛樂與教育	七七
一六	海濱	八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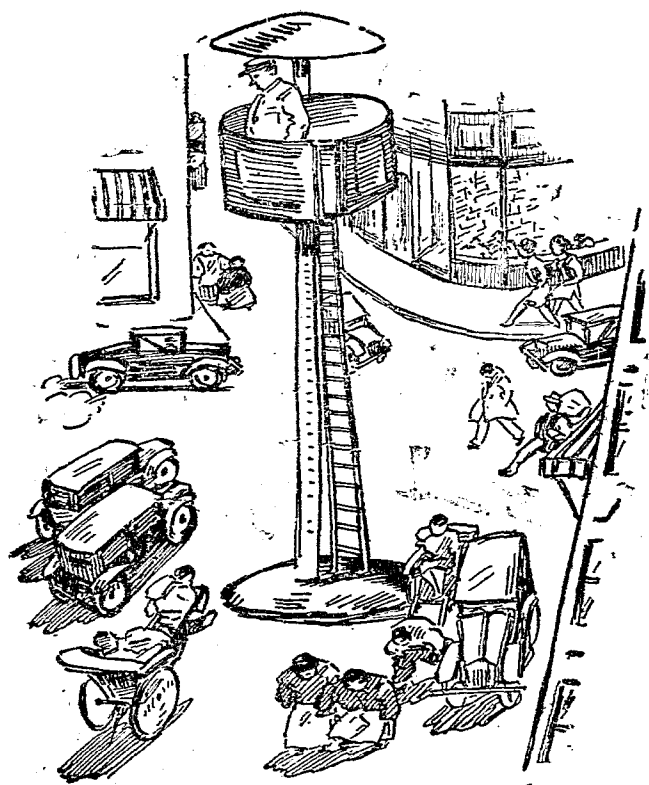
都市的行路難

一，二，三，開步走！我從學校裏走出來，走到了十字街頭。

多麼平闊的路，柏油和着泥屑，築得很堅實，很光澤。可是這平可愛的路，却不是給我們走的，因為不絕地有汽車馳騁着；它們像發了瘋的野獸一樣，是會咬人的，你如果逃避不及，被他們的輪子一軋，準會送掉性命。

幸而兩旁有人行道，鋪着平闊的水泥磚，可以讓我們步行。不過要穿過到對面去時，倒也是一個小小的難關。

在熱鬧地方，路中心就建着一個鐵架子的崗位，上面高高的站着巡捕，他居高臨下的在觀察，掌管着交通燈。譬如橫路上有較多的車



輛要穿過十字
街口去，他把
機關一扳，槲
的一響之後，
橫路上就現出
綠燈，直路上
就變作紅燈；
綠燈是表示平
安的，可以過
去的；紅燈是
表示危險的

停止前進的。於是在橫路口等待着的車輛，就一左一右的交互穿越而過；電車是噹噹噹的響着，汽車是嗚嗚嗚的吼着，人力車是氣咻咻的跑着，行人們也像逃難似的溜着，各自奔赴前程。在這當兒，直路口又已等着許多車輛了，於是巡捕再把機關一扳，直路上現出綠燈，橫路上變作紅燈，使橫路口的車輛等着，讓直路上的車輛長驅而過。

我曾經看見一位老太太，兩個人扶着她，像逃難似的穿過馬路。她的步履是非常艱難，但又不得不拼命的奔，因為如果遲緩一點，汽車便會把她壓死。難怪她們那些上了年紀的人，就是像我們眼快脚快的少年，要穿過一條馬路，也得險懷懷的擔着幾分驚恐。汽車自然是不生眼睛的，但是那些開汽車的人，也像不生眼睛一樣，照例逞着威風向前衝，常常會把無辜的人們宣告死刑。他們是比甚麼『黑松林』裏

跳出來打徑的兇漢還可怕；可是却有人把這些現象稱爲文明，這文明是多麼使人懷疑呵！

有一次，我在路旁走，忽然從一條小弄內衝出一輛汽車，險些兒碰在我的身上；幸而我手腳敏捷，急忙忙的向後一跳。纔算躲過；同時那輛汽車也煞住了，車中的那位汽車夫，他並不怪自己沒有擡喇叭警告別人，却圓睜着眼睛，狠狠的罵了我一聲『豬糞』。這個汽車夫真可惡，我的爸爸媽媽不會這樣罵我，我的師長朋友不會這樣罵我，我分明是一個人，怎麼他却罵我豬糞，真是豈有此理！

據說，一個人如果被汽車軋死，若是不去請律師打官司，那麼，這個人便等於白死，簡直不算一回甚麼事。若是請律師同那兇手打官司，還可要求些賠償；自然是會賺錢的人，可以多要求些賠償；至於

像我們這種不會賺錢的孩子，却沒有甚麼『援例依法』可要求，連性命也不大值錢。這世界真古怪，有了錢，可以行兇；有了錢，可以贖罪；有了錢，可以請律師伸冤；沒有一樣不拿錢做本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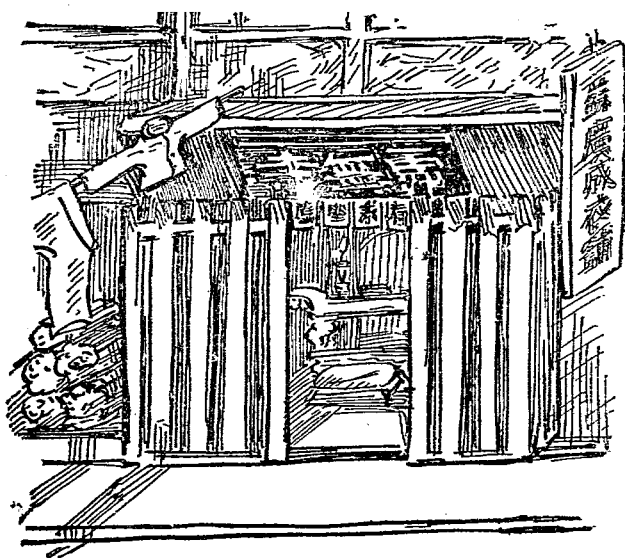
記得幾年前我還在鄉下的時候，我們那些小夥伴常常在路上逛，安安心心的走，從從容容的玩，歡歡喜喜的談，高高興興的唱，總不會有甚麼危險發生；可是現在在都市裏走路，非得提心吊膽，刻刻戒備不可。這樣下去，會把我們的天真消滅，變成機靈得像『猴子精』那樣的人。

賢明的師長們，常常對我們說，叫我們對於社會的一切事物與制度，要懷疑，要懷疑纔會有革新，纔會有進步。纔會趨向於真，美，善。

菩薩也住租房子

你們聽見過有句俗語嗎？叫做甚麼『呆有呆的福，爛泥菩薩住大屋』。可見菩薩照例總是住大屋的，試看那些菴廟寺院之類，大都是長垣廣殿，金碧輝煌。也有些小的廟，像橋頭土地堂之類，雖然是例外，但至少，房子總算是屬於菩薩自己的，決不至向別人賃屋而住。

可是在上海，情形就有點不同了：除開甚麼靜安寺清涼寺等大寺院外，我們却常在街頭巷尾看見很小的小寺觀；而這種小寺觀的房屋，却是普通的市房或住宅改造的，在外面裝一個紅油柵欄，掛上甚麼寺甚麼觀的匾額；在裏面供上一兩尊菩薩，也算是一個廟了；就同那些成衣鋪，柴炭店做了芳鄰，一樣的住着租房子；到了月初，就會



有甚麼地產公司，甚麼經租帳房，派人來收房租。

這種事情，似乎有點又希奇，又有趣；尤其是內地的小朋友們，聽了要覺得奇怪。但是在這種現象的背後，我們却可以找出兩個特殊原因來，現在我們不妨隨便談談，或者就當作社會問題來研究也可以：

第一個原因是，因為上

海是一個商業化的都市，甚麼事情都有點商業化。和尚道士們，自然也不肯錯過這個機會，於是便借着菩薩的招牌來賺錢；所謂什麼廟什麼觀者，也等於什麼商店一樣，他們利用一般人的宗教上的迷信，就替人家念經拜懺，藉此得些報酬，來維持他們的生活。如果他們沒有一個廟，或是一個觀，怎會有甚麼主顧來找他們呢？又怎麼做得成買賣呢？這種和尚道士的商業化，以及其他一切的商業化，自是勢所必然，說起來也頗平淡，但到底也可以看出現在我們的社會組織，是多麼不健全呵！

第二個原因是，因為商業化的緣故，土地也就成為商業品。大家把它輾轉買賣的當作賺錢事業。上海的地價，比起內地來，確乎有點駭人聽聞，一畝地，少則萬元，多則一二十萬元。其實這種地，在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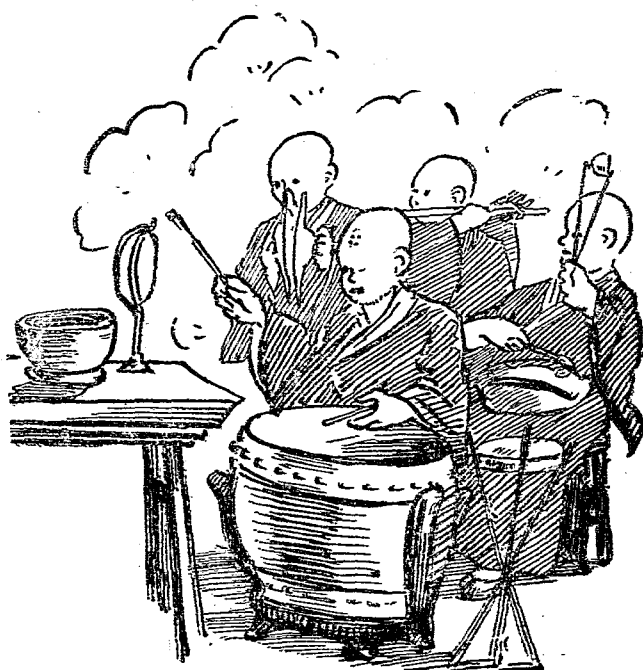
十年前，不過幾元一畝，或幾十元一畝；所以抬得這樣貴，就是由於地皮商把土地當作買賣事業的緣故。地價一貴，房租也就貴了；房租一貴，商店和工廠的開支就增加，於是物價也就漲了；物價一漲，不消說，人民的生計也當然更加陷於困難。在內地，多數人家，大概都自己有地基，有房屋；可是在上海，因為地價太貴，一般人休想自己有住宅，大多數的地皮和房屋，都是操縱在資本家與地產公司手中的。他們占領着許多土地，建造着許多房屋，再一所一所的分租給別人居住，而他們就穩穩的坐收着巨額的租金。於是那些菩薩們，也就非住租房子不可了。話雖如此，可是菩薩們住租房子，當然到底是小事，或者簡直不算一回甚麼事，而那些既非木雕，也非泥塑的人們，每月須出巨額的租金，以致生活非常艱難，那却真是一個大問題呢！

和尚道士的藝術

你們喜歡音樂嗎？喜歡繪畫嗎？喜歡雕刻嗎？喜歡建築嗎？喜歡戲劇嗎？喜歡小說，詩歌嗎？這些都是有技巧的，能激動我們情緒的，能引起我們興味的，能使我們發生美感的，就是所謂『藝術』。

講到佛經，可說是一種哲學，一種消極的厭世的哲學。不過這問題太大了，我們且不去說它。但宗教上的迷信，却是極虛偽的，極無聊的。和尚道士們的替人家念經拜懺，當然也是很無謂的。

但是和尚道士們的替人家念經拜懺，却也帶着一些藝術；試聽他們的念經，調子十分和諧婉曼，彷彿像歌唱一樣，比我們的讀書聲要好聽得多；有時，他們更用簫、笛、鈴、鉦等件奏着，那却成爲一種



音樂了。如果他們除去荒唐的禮拜，再把無謂的經文換上有意義的歌辭，又誰能說他們不是一種音樂的演奏呢？

原來人類在古代時候，就已早有藝術的要求，所以在古代的甚麼祭祀中，雖然

是關於迷信的舉動，

却也加上了音樂舞蹈等花樣。譬如不多年前，還舉行着祀孔——孔，即被人稱爲孔夫子的孔丘先生。——的典禮，在祀孔禮中，就有一種叫做『佾舞』的儀式，那是有歌，有舞，有音樂的。我不曾參加過祀孔的典禮，也不會見過『佾舞』，說不出怎樣詳細的情形來，但如果去問老先生們，他們大概總能詳細的告訴我們。

還有，在鄉下地方的甚麼廟裏做戲，戲臺上常常掛着燈籠，上面寫着甚麼『酬神』等字樣，意思是因爲穀米豐收，所以特地做戲酬謝神靈的保佑；但其實還是做給人們看的，滿足了大家對於藝術味的要求。

我想，念經拜懺的所以還能存在於現代社會間，雖然是由於習俗，恐怕多半也因他們的吹吹打打，以及如怨如慕的歌唱，頗使人們

愛聽的緣故罷？

衣，食，住，行，是人類物質上的需要；藝術，文學，却是人類精神上的需要。

可見藝術在人類生活中，是十分需要的。不過我們應該提倡純正的藝術，去陶養性情，發揚文化，并把那種無意義的宗教色彩革除。

在我們讀書的時候，假如也像和尚道士們那樣曼聲吟唱，并且用音樂伴奏，——應該深思默想的科學不在此例——那倒也是很有趣的罷，我想。

同情心與虛榮心

在上海馬路上，我們常常會遇到兩種乞丐：一種是在路旁人行道，把平闊的水泥磚當作黑板，用粉筆寫了一段『啓事』，聲述他的姓名、籍貫、履歷，以及遇難遭災的緣由，請人家哀憐、資助。有時他們的字體寫得很工整，文理也頗清通。於是就會有人好奇似的站下來，拜讀他的大作，并且從袋中慷慨地摸出幾個銅圓——有時也偶有小銀圓——，投在地上。

還有一種是專在鬧市上來往，他看中了一個行人之後，就追隨在那人身後說好話，恭維他做買辦、住洋房、升官、發財。他的口技是非常純熟的，許多吉利話、好話，滔滔不絕，像背書的念出來。人家



被他說得開心起來，或是被他絮聒得討厭起來，不免給他一個銅元，於是他立刻舉起一個圓椎形的紙鬼子，很嫻熟的接過去了。同時他又開始另外去追隨別的路人。

關於第一種乞

丐，可說是靜的；他們彷彿像軍閥一樣，占據着一個地盤，而坐收其利。他們所憑藉的，是人們的『同情心』，行人們見了他自白式的啓事，知道了他的可憐的遭遇，於是發生憐憫之感，便加以同情的援助，雖然是一種小小的援助，照例祇有幾個銅圓。

關於第二種乞丐，可說是動的；他們彷彿像流寇式那樣的來往無定。他們所利用的，是人們的『虛榮心』，他善誦善禱的恭維人家做買辦、住洋房、升官、發財，正抓住人們的弱點，搔着人們的癢處時，他便得到了一個銅圓的施捨。

從兩種乞丐求乞的方式中，我們可以看出人類有一個優點，更有一個弱點：

優點是什麼呢？——『同情心』！

弱點是什麼呢？——『虛榮心』！

同情心，是純潔的，高尚的，美的，善的，真的，爲人類之由互助而進化的根本要素，也是我們的理想社會中所最需要的東西。——這裏所說，當然不祇是指同情於乞丐那種舉動，是指一般的事情而言。虛榮心，却是自私的，自利的，虛偽的，誇大的，最要不得的；許多社會中的不良狀態，都可說是中了虛榮心的毒。

因爲中國人中了升官發財的毒，中了做洋行買辦的毒，所以有許多學工業，學農業的人。一出了學校，便捨棄了自己的所學，丟掉了自己的專門技能，去當官僚，做買辦，因爲當官僚可以括地皮，做買辦可以賺大利，因而達到『貴』與『富』的目的，藉此誇耀於人羣。但因爲這種現象的結果。使大多數的民衆更加窮困，使社會成爲畸形的

發達，使文化道德趨於墮落，淪亡。所以這種虛榮心，這種升官發財的思想，是非打倒不可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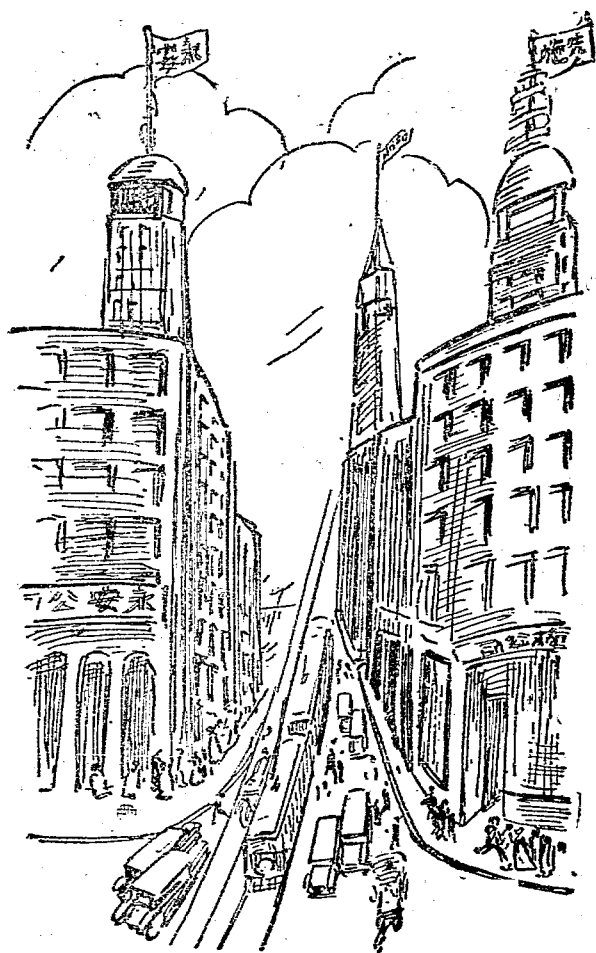
百貨商店

在上海南京路西段，聳立着三座七八層高的大洋房，上面更各有一座尖錐形的高塔，矗豎在高空；到了夜裏，你更會看見那滿綴在高樓高塔上的燈火，好像有規則的明星一樣，閃閃的發着光亮。

你如果於下午或晚飯後，從那裏經過，在那三座高屋的下面小小站立一會，更可聽到一些笙歌聲，發自高屋頂上，彷彿像天上飄來一樣。

這三座高房子，就是所謂『三大公司』，——先施、永安、新新三家百貨商店。說起這『三大公司』來，上海人差不多全都知道的。那些笙歌聲，就是從屋頂花園——也就是從屋頂遊戲場上所發出來的。

我們試走進先施、永安、新新、任何一家百貨商店去，真是五光



十色，什麼東西都有。從綢緞、布匹、鞋帽、糖果、糕餅、水果、菸草、床榻、桌椅、以及其他日用貨品等類；幾乎樣樣都備；并且還附設着旅館、酒館、遊戲場，差不多衣、食、住、娛樂等需要，可以全部供給；所不備的，似乎祇有棺材這一類東西。

水泥的大樓梯上，儘是跑上跑下的人；從一層樓到五層樓上，滿堆着各種貨物，等你去選購。大梯旁更有兩座升降機——電梯——，一上一下輪送着顧客們；你如果懶得跑樓梯，可以鑽進那兩個鐵籠中去，它會送你上樓或下樓，不必你多費腳力。

可是當你看了各種貨物之後，你也許會覺得有些感想發生，原來他們所賣的。百件貨物之中有九十九件是外國貨。譬如賣橘子的筐上，是標着『花旗蜜橘』等字樣；所謂『花旗』者，就是美國的代名詞，



因為他們的國旗是有許多星形及條紋的，是花的，所以一般人稱他們爲「花旗」。譬如賣蘋果的箱

上，是標着『金山蘋果』等字樣；所謂『金山』者，就是指美國的舊金山。又如賣鹽水花生的盒上，是標着『加利福尼亞花生』等字樣；所謂『加利福尼亞』者，也是美國的一個州。至於香水、胭脂之類，當然是法國貨；呢絨、菸草之類，大概是『大英』——英國——貨。總之，正和他們招紙上所說『統辦環球貨物』這句話一樣，他們是專辦環球貨物的。

中國，據說是『工業落後的國家』，因為工業不振興，所以要買外貨，也許有幾分道理可說；可是橘子，廣東福建產得很多；蘋果，河北山東出得也不少；花生，更是到處都有；爲甚麼也要讓美國貨『獨出風頭』？我們常常聽得人家說，『中國是以農立國的』，以農立國的中國，連農產品中的水果，也要仰給於外國，這是多麼可怪呵！

日本，也有規模很大的百貨商店，但他們那些百貨商店中所賣的貨物，却大部分是日本國所出的貨品，而外國貨祇是少數。

可是在中國，祇要有利可圖，却什麼貨物都賣；祇要是時髦，就是同樣的貨物，也甯用較貴的價值去買外貨。

我們原不必做甚麼『愛國主義者』，但是我們應該知道，中國是被帝國主義者當作市場的；換一句話說，就是當作侵掠搜括的目標。上海，就是各國資家用經濟方法侵掠中國人的最大根據地。

中國的軍閥、官僚、資本家，一方面向民衆搜括金錢，他方面，爲表示闊綽與時髦起見，更把那些括來的錢去送給外人——買洋貨，吃洋酒；吸洋菸。源源的收括，滾滾的輸送，於是便把國人的生活弄得更加艱窘。

更有一班買辦、洋貨商、爲了滿足自己的荷包起見，也替外國資本家代施侵掠，竭力推銷洋貨，於是便把本國的手工業、土產品，次第打倒；洋布代了土布，洋菸代了土菸，洋貨代了土貨，從此工人因手工品無人過問而失業，農人因土產品滯銷而恐慌，遂陷入了經濟破產的絕境，而一般人的生計，也就更加困苦了。

被國際資本主義侵掠之後，被國際經濟政策剝削之餘，我們大多數人民的幸福與快樂，竟因此被燬了，犧牲了！而從中獲利的，祇有那些官僚，買辦，洋貨商！

這是多麼可怕的现象呵！可是我們應該怎樣防止這種現象呢？

自己願意的刑罰

我們試向那些大都市的街頭巷口走一遭，便會發見許多「烟紙店」。這種烟紙店的數目，比任何別的店舖多，在一條里口或弄口，照例總有一二家。他們所賣的，大部分是捲菸，以及信紙信封等紙貨。——這就是烟紙店的名稱所由來。此外，並且兼做兌換角子銅圓的營業。

這種烟紙店，如果把它統計起來，足以成爲一個可驚的數目，如果把它們每天所銷的捲菸統計起來，尤其足以成爲更可驚的數目。

在馬路上、電車中、戲院及遊戲場裏，到處可以看見一縷縷的烟紋，真是最普遍也沒有。這些吸菸的人，當然就是那種烟紙店的大主

願了。

糖果是甜的，糕餅是鬆脆香軟的；可是菸有甚麼滋味呢？菸的滋味，是辣的，怪難受的；初吸的人，它會使你咳嗽，流眼淚。我們試去立在爐灶旁邊，讓那烟氣薰灼着，大概這種滋味，決定不會怎樣好的罷？並且我們可以知道，一定不會有那種傻子，甘願去受烟氣薰灼的。

我的母親告訴我，從前鄉下地方有一種刑罰：凡是在田野中偷竊豆莢桑葉等農產物的人，如果被別人捉住了，便把他關在打稻的大木桶中，用青松枝燃出烟氣來，向着他的口鼻間薰。這於他的肌肉雖沒有傷害，可是在鼻膜、口腔、氣管、肺部間、却是被烟氣薰得非常難受的。所以，這種烟的薰灼，自然是一種刑罰。



這樣說來，那
用菸草——紙煙、
雪茄煙、旱煙等
——薰灼的人，也
可以說是受刑罰
罷？不過他們的受
刑罰，起初是被習
俗所引誘，後來却
簡直是出於自己的
願意了。

多麼奇怪呵，

世界上竟會有這麼許多自己甘願受刑罰的人！

人類是最富於模仿性的，不管好的壞的都在模仿。所以當習俗流行吸菸的時候，大家也會去從事模仿；頂傻的傻事，一經羣衆模仿之後，竟會被社會上公認爲最時髦的事情。吸菸，便是一種明證。

其次，習慣也能轉移一個人的嗜好。正像吸菸的人一樣，吸慣了菸，受慣了煙火的刺激，以後竟非常常吸菸不可了。

據說前清時候有一種『地保』，他的職務，彷彿近乎現在的村里長，當地方上出了甚麼事情的時候，縣官照例要去問着地保。地保辦理不善，便要打屁股；或是遇到甚麼疑難案件，找不着兇手等等，縣官爲求自己卸責起見，便把過錯推在地保身上，也要打他的屁股。所以地保是常常打屁股的。

地保因爲常常打屁股，不料也竟會成爲習慣，到了相當期間，似乎非打不可，打了倒覺痛快，不打反而難過。

原來習慣，是這樣移改人們性情的呵！

我們試把吸菸與打屁股做一個對照，那又是多麼好笑呵！

不公開的公園

公園，照名義上說起來，當然是公衆可以遊覽的園林。可是上海的公園，却有點特殊情形。

上海有四個大公園：南區的是顧家宅公園——俗稱法國公園——，西區的是兆豐公園，東區的是黃浦灘公園，北區的是虹口公園。這四個公園，顧家宅公園布置得最精巧：圖案形的花壇，四季輪替着種着各式花草；狹長的小河，綠水差不多同岸上的淺草相平；人工的假山，琤琤淙淙的瀉着瀑布；種着睡蓮的池塘，常常有小魚出沒波間，環池疎疎落落的坐椅中，常使遊客留戀不去。

兆豐公園則多古樹，雖然也有小河，可是水很淺。園的西部有一

座橋，但橋下並不是水，却是一條路，你如果立在橋上探望，不見遊魚出沒，祇見行人來往；原來園的中間，是被一條路隔斷的，路的兩旁，用土堆得高高的，好像河岸一樣，而用一座旱橋貫通着；因為路旁兩面的土地，都被收買作公園了，而路却不能堵絕，所以這樣做。園中有一個音樂廳，夏季的夜晚，市政廳的樂隊常在這裏奏樂。廳前的曠場中，排列着許多籐椅與帆布椅，可是你如果要去坐在那裏或躺在那裏聽，須得另外出錢；所以經濟朋友們，就在廳旁一條開着馬纓花的路上，往來蹣跚着，去聽那不要出錢的音樂。

黃浦灘公園面積較小，可是却也另有一些特殊的風趣；因為它的地位，剛好在吳淞江——俗名蘇州河——與黃浦江會合的邊上；園中靠着水邊排着許多長椅，遊客們坐在這裏，可以看行駛江上的船舶，



可以看潮水
和岸石相衝
擊的浪花。
夏季裏坐在
這裏，更可
以接受一些
水風，那是
遠遠地從三
十里外的
吳淞口送來
的。所以每

當傍晚時候，那靠水的一排長椅上，總是坐滿了人，差不多各國的人都會有一些，彷彿像開一個人種展覽會。

虹口公園的面積最大，可是除開樹木外，花卉却很少，似乎說不到甚麼精巧的布置。較為特殊的，祇是運動上的設備，——最多的是球場，所以前幾屆遠東運動會的比賽，就在那裏舉行；因為地方大，草地又寬曠，容納幾萬人，真不算一回甚麼事啊！鄰近還有一個打槍的靶子場，那些帝國主義者的兵士們，就常常在那裏打靶，練習殺人的本領，所以遊客們的耳邊很不清淨，常會聽見那討厭的槍聲。

在上海那種人口很密的地方，除開有錢的人能夠造洋房、建花園外，其餘普通的一般人，多是住得非常侷促，單幢頭的兩三間房子，常常住着四五份人家，有的更住着一種用板搭起來的小閣樓，祇能爬

進去睡，不能立起來走。空氣與日光，都非常缺乏。有這許多抬頭不見天日的人，公園當然是十分需要。

不料情形竟恰恰相反：原來這些公園，起先是掛着『華人與狗不准進內』的牌示；除開那些外國人，祇有穿西裝的中國人可以進去；後來經過交涉，總算開放了，但仍舊規定了一種限制的辦法，要進去遊時，須得買遊券，長年的遊券是一元，臨時的遊券是銅圓十枚，化不起一個大銀圓和十個銅圓的人，還是不能進去；到了近年，辦法又改了，就是十枚銅圓的臨時遊券，已漲價了，每張券竟漲到兩角。至於顧家宅公園，則始終祇賣一元錢一張的長期券——遊覽期係一年——，並不發售過甚麼臨時券，所以沒錢的人，便更不能進園去遊覽。要調劑身心，要過相當的戶外生活，祇有到常被汽車輪子揚着灰塵的

馬路上去走走；新鮮的空氣，充分的日光，園林的美感，和這些可憐的大多數人，是沒有緣分的。

不過，話也得說回一點來：因為有些工人以及遊民階級，沒有受過相當的教育，不知道公德，在公園這一類公共場所，常是任意毀壞公物，攀折花木，或是亂吐痰沫，把兩隻黏着污泥的腳擱在椅上；這種行為，自然是非常討厭的，所以竟致被外國人用金錢的方法來限制，至於不能走進公園；并且常累了那些雖然沒錢，而却能顧全公德的人。

人與人的相互中間，確乎是需要公德心來維繫；有了公德，個個人能守公德，纔能成爲有秩序，有禮貌的一羣，纔能成爲有秩序，有禮貌的社會。

在趁車搭船的時候，我們看了那種爭先搶前的情形，看了那種用腳踏在對面座上，或是身子橫躺着的那種惡劣行爲，真使人蹙額、縐眉，甚至於作嘔。

我想可愛的小朋友們，該不會有這種行爲罷。

我覺得此後教育的方針，不但要注重學校教育，并且也更要注重社會教育。而社會教育中應該著重的，尤其是公德。

公德能造成社會間良好的習慣，可使人與人之間更加親睦，可使整個的社會純化、美化、善化，而達到所謂真正的進化。

將來的社會，是將由『私』解放出來，而達到了『公』的社會。豈但公園、公衆運動場、公共圖書館等，將來更將有許多關於公共的設備，所以我們要享受那種公共幸福時，還得刻意的講求公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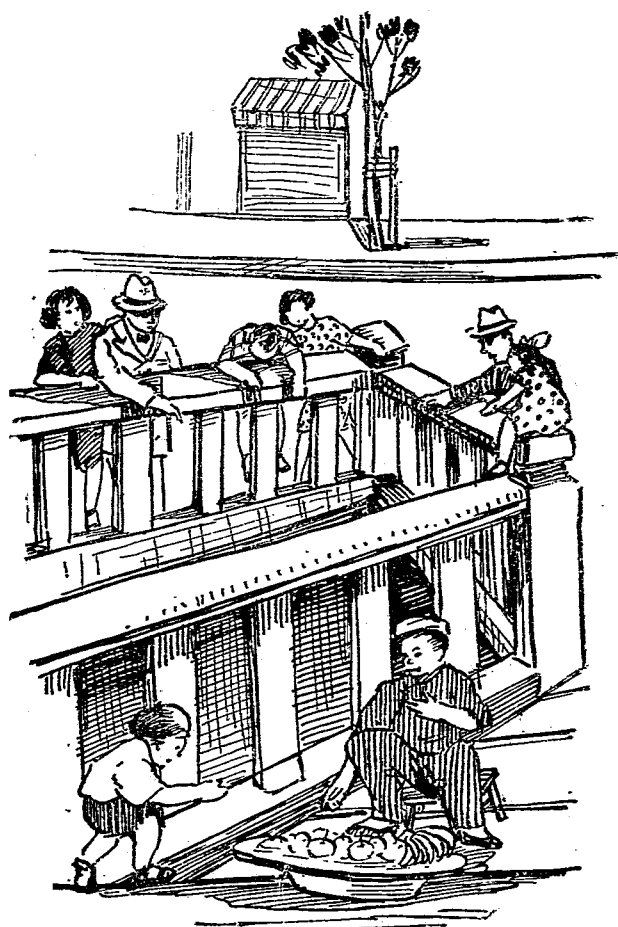
可憐的泉水

上海西區有一個大寺院，叫做靜安寺；即使有不知道這個寺院的，但提起靜安寺路來，差不多總會知道，因為這是上海一條最整齊寬闊的馬路。

在靜安寺前面路中，有一口比井大些、比池小些的泉，四面用石欄圍着。泉面的石砌上，却刻着『天下第六泉』幾個字。

泉，本是山中的產物，怎麼都市中也會有泉呢？像靜安寺路那樣，周圍是堅實的馬路，四面是稠密的房子，祇有埋在地中的溝渠，又那裏來的流水與泉源呢？

可是，我們如果遊過杭州的西湖和山東的濟南，見過西湖的珍珠



泉，和濟南的趵突泉，就會相信四面雖然平地、中間也會有湧起泉源的可能。

有在地面奔流的泉，也有在地下潛流的泉。珍珠泉、趵突泉，天下第六泉的泉源，就是在地下潛流的，遇到了空疎的沙眼或石罅，就會噴湧出來；被人們在這裏掘了一個池樣的孔穴以後，便會成功那看不見來源的泉，——可是却能看見水泡像珠子似的從水底升起。

我們如果走過靜安寺路，在那天下第六泉的石欄旁邊站立一會，便可見一個個的水泡，在水面上隨起隨滅；這顯然是地下的水、從泉底的沙孔中湧起，並且帶着地下空隙部分的空氣，所以成爲一個個的水泡。

但是多麼美中不足呵，原來這天下第六泉的泉水，竟髒得像溝水

一般；污濁，污濁，真是說不盡的污濁！

可憐，這當然不是它本來的面目！在早先的時候，它受人讚美，經人品題，被稱爲『天下第六泉』，當然是水明沙淨，質純味美，像珍珠泉趵突泉一樣的使人流連欣賞。可是如今，它是髒了，濁了！被頑童們撒下塵埃去，被病夫們睡下痰沫去，被遊民們吐下瓜子壳去，被小販市僧們投下各種果皮及髒東西去；完全失掉了它的純潔。完全改變了它的面目！

除了偶有一些人，好奇似的看一看那些水泡外，誰還願去流連欣賞呢，誰還敢去汲取烹飲呢，更有誰能夠去從它的形態中發生美感呢！

摧殘，可怕的摧殘；作踐，可怕的作踐；我們可以知道人類社會

的對於一切事物，一方面雖有人在培養建設，一方面更儘有人在糟蹋毀壞！

都市，好比一個陷坑；社會，好比一個染缸——不大高明的染缸，它們把這個純潔的泉水變成污濁，同時更把許多純潔的青年變成墮落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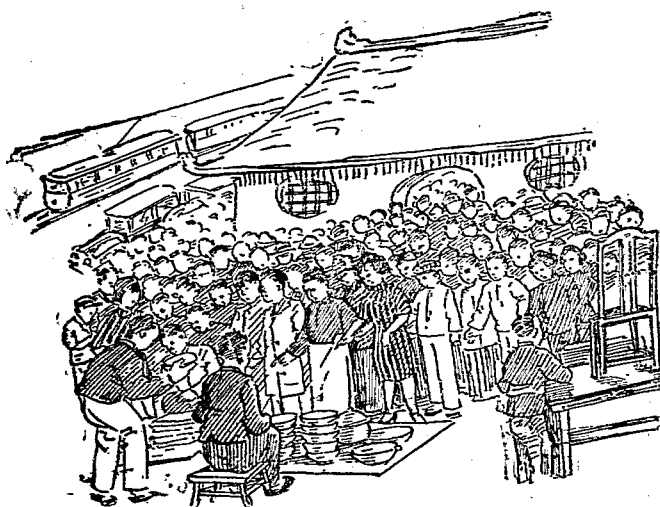
至於這個天下第六泉的歷史，我却不大明白，更不知是誰送它這個名稱。據說這泉本是在靜安寺的寺中的，後來因為建造馬路，由寺中讓出一塊地方來，這泉穴也恰好落在路中，雖然仍舊保留着，但它就從此遭受不幸了。

廟會

每年陰曆四月初八日，靜安寺附近的馬路中，便成爲一個極大的臨時市場。許多攤、各式各樣的攤，東連西接的排列在馬路旁邊。所賣的東西，大都是屬於家用方面的。木盆、筐籃、桌椅、牀榻，堆積得小山丘一樣；此外，碗盞、刀鏟、箕帚、草蓆，甚至於連磨石，砧板也有。在大都市中所買不到的東西，在這個市集中心却可以購求。

賣搪磁器具的人，鎗鎗地把面盆敲着，在吸引顧客。賣胡琴、簫笛的人，把竹簫吁哩吁哩吹着，在引起游人的注意。此外，各種叫賣的聲音，更是異常嘈雜。

靜安寺內，遊人們不絕地在敲鼓撞鐘。寺門很大的開着，讓那些



『善男信女』們像潮水一般進去，像潮水一般湧出，基督教會看得眼紅，也在寺門對面設了一個臨時佈道會，乘機張羅着買賣，在招收他們的信徒。

買東西的人，看熱鬧的人，密密層層的擁擠着，幾乎把廣闊的馬路塞得不通。但電車、臨時加班的電車，還是不絕地把滿車的遊人載來，同時也帶了一些倦遊的人轉去。

在這熱鬧的場所中，具備着兩種色彩：一是都市風的道路、電車；一是農村式的廟會、市集。還有胸佩黃布佛袋的太太與脚穿高跟皮鞋的少女，同在一條路上走。

廟會式的市集，本來祇在鄉下的農村中還有遺留，怎麼能在都市氣十足的地方盛行呢？這是值得我們探索的。

原來上海公共租界築靜安寺路的時候，靜安寺曾讓出一塊地方，并且犧牲了一個『天下第六泉』，並不索取分文報償，但却同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訂了一個條約：於每年陰曆的四月初八日，允許靜安寺舉行廟會，在寺旁的馬路上，可以任人設攤售物，工部局不加干涉；寺中也就可以因這熱鬧的市集，吸收香客，藉收香火的利益。——而這個一年一度的市集，却是原先就有的。

——當這地方——上海的西部——還是鄉下的時候，就有這樣的一種廟會，一種市集；不過當時人口稀少，市集也不見怎樣熱鬧；可是現在，上海已成爲一個大都市，人口日益稠密，於是這個市集，也比一年熱鬧了。

設攤的範圍，從寺門前的一條路上，漸漸擴充到寺的四周圍的馬路。而所售的貨物，也從手工業的製造品，漸漸擴充到機製品，甚至於外國貨。

將來，這個廟會如仍存在，也許祇賸得舊式的市集的形式，將手工品逐漸排斥，而專售機製品與外國貨，也未可知罷？

保護鳥類

我們從賣鮮肉，麵包的店鋪門前走過，常會看見大玻璃窗中掛着許多雉雞。它們有美麗的毛羽，有很長很好看的尾巴毛，可是已經沒有生命。身上有幾處地方黏着血漬，那就是被彈子打傷的所在。

如果從熟食舖門前走過，又會看見許多盤子裏躺着各種鳥類，毛羽已被剝光，身子裸露着，現出醬油的紫痕，分明是經過一度烹煮了。

當它們沒有受槍彈之前，是會飛的，會跳的，會叫的——會唱好聽的歌。

在樹上，在園林中，如果沒有那些可愛的鳥類，恐怕我們不免覺

得寂寞罷！

當我們想到戲院裏去聽歌的時候，口袋裏至少要有幾角錢，或是一二元，以至三元四元。可是鳥類，他們多麼慷慨，把好聽的歌唱給你聽，不向你要報酬，不須你花費分文。

果木的葉子上，一切植物的嫩苗上，不是常常有許多害虫嗎？這些害虫，會把葉子雕成一個一個的窟窿，會把嫩苗咬得精光，會使植物沒有收成。但是替我們捉除害虫最出力的，却是鳥類。一隻鳥，每天能捉幾百個虫，多的時候或者幾千個。尤其是養小鳥的時候，那些小鳥每天所銷耗的食料，要比它們的身體大三倍；這許多食料，全靠大鳥去捉虫多來餵他們。

所以，任憑你怎樣能捉害虫，無論如何不及鳥類的本領大。它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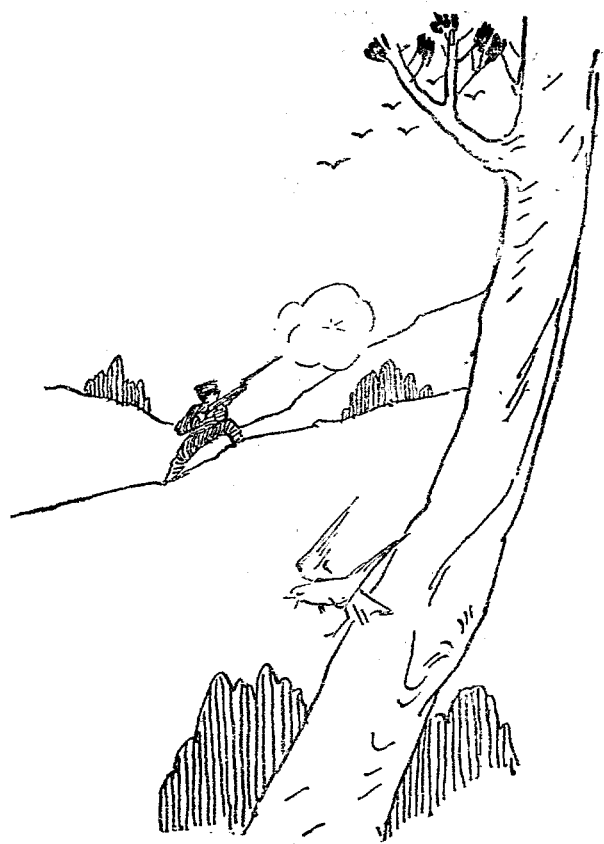


是怎樣的
使我們節
省勞力，
怎樣的有
益於植
物，怎樣
的有益於
人類啊！
除了
那些鷹
梟等害鳥

外，他們都是我們的好友，都在間接直接的幫助我們。可是那些獵戶，那些殘忍的獵戶，爲了幾個錢的緣故，却把它們的性命賣掉了。

當一隻鳥，在樹林中飛鳴的時候，是多麼活潑，美麗，可是忽聽得碰一聲，接着樹上就有一樣東西掉下來：經過了猛烈的震轟之後，便什麼聲響都沒有，大地好像死寂一般；獵戶槍口上的青烟還在裊動，地上却躺着一隻半死的鳥，就是剛才在樹上歌唱的，很活潑很美麗的鳥，但現在却流着血，從可怕的傷口中，流出新紅的血來了，一條一條溜在羽上，一滴一滴淌在地上；它把兩隻腳伸縮了一會，把身子牽動了一會，便不再動彈了，它的小性命就從此完結了！

你想，這是多麼慘酷的事情！可是那些獵戶，那些殘忍的獵戶，還常常捐着槍，層出不窮的去演這種慘劇！



除了
獵戶，還
有一種專
門捕鳥的
人，他們
去捉了畫
眉、黃雀
這一類會
叫會唱的
鳥，關在
籠子裏，

拿去賣給人家。你想，籠子裏的鳥，多麼苦，多麼不自由，它們的性命能夠長久嗎！？

還有，還有那些遊民、頑童，也拿石頭去擲打鳥類，或是爬到樹上去捉小鳥。他們不曉得怎樣叫做『愛』，不曉得怎樣叫做『美』，沒有美感，缺少靈性，祇是幹那破壞的勾當。

朋友，你想！有這許多人，用仇敵的行爲，去對付鳥類，不是會使它們日漸消滅嗎！？

諸位也許看過古書，也許曾聽得別人說起，該知道從前是有『鳳凰』這一類鳥的；這並不是古人說謊，當然是會有的，他們也許比孔雀更美麗。可是現在却沒有了，早被那些殘酷的人們消滅了，連種類也絕滅了，祇賸得歷史上有這個名詞，再也不能看見它們的形踪了！

現在世界有些鳥獸，像長頸鹿之類，據說將要絕種了，祇有非洲還留着極少數的長頸鹿，所以有些動物學家，正在設法限制獵取它們。

就是孔雀，也祇熱帶中還有生存，數目也逐漸在減少；我們現在，還可以在動物園中、或其他園囿中，看見那些關在大籠子裏的孔雀，但將來，也許不消多年，說不定也會像『鳳凰』一樣，祇留着一個名詞，而不能再見它們的形踪罷。

當傍晚時候，我們從馬路上走過，或是在馬路上散步，常會看見許多烏鴉，飛集在路旁的樹上和電線上；但別種鳥類就很少見了。

爲甚麼烏鴉獨多呢？因爲烏鴉的肉味不好，所以沒有人去打它們來吃；因爲烏鴉的鳴聲不好聽，烏鴉的羽色不好看，所以也沒有人去

捉它們來玩。——這便是它們能夠存在，能夠繁殖的原因。

至於鳴聲好聽，羽色好看的鳥，那就有人打它們，捉它們了，於是它們日漸稀少！

所以，我們如果不設法保護的話，將來各種鳥類也許都會絕跡，而祇賸得一些烏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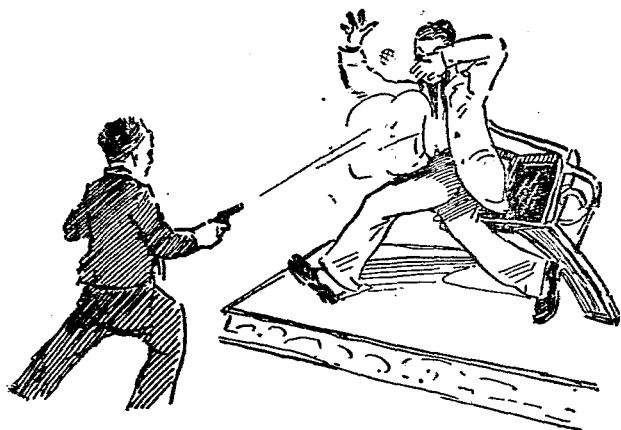
怎樣的設法保護呢？我以為：我們自己，固然不應該去殘害鳥類，并且還須發起一種保護鳥類的運動，一方面喚起大眾注意，養成道德上的習慣；一方面更使政治機關定出法律來，去禁止那種殘害鳥類的行為。

一個痛快的夢

我躺在牀上，朦朦朧朧的睡着了。可是一會兒之後，又蹣跚在街頭了。覺得那地方很陌生，但彷彿像是在一個大都市的市外，有整潔的道路，兩旁是許多一所所的大洋房。

我挺着胸膛走，腳步很輕捷，恍惚覺得自己有一種任務，這任務，不是被人家所傭雇，不是受人家所委托，祇是由於自己的心志所激發，使我的精神十分爽朗愉快。

我在四面尋找，可是也不須別人引導，却找到一個地方去了：我向一所大洋房裏邊走進去，但裏邊却儘是中國式的亭臺樓閣，儼然是豪官顯宦的府第。我從裏邊一直一直走進去，走到最後的大廳堂中，



就找到一個人了，我知道那人就是秦檜，不知他在什麼時候已經脫去了古代衣冠，穿上了奇奇怪怪的西裝，但他的面貌，他的行動，仍舊沒有改變，我一見就知道他是秦檜於是毫不遲疑的，從腰間掏出一枝手槍，一下子便結果了他的性命。

唉，真是多麼輕易啊，什麼困難都沒有，什麼阻礙都沒有！原來他這時已經非常孤獨了，竟沒有一個幫助他的人；他的那些手下人，也許已經死光，

也許已經散盡，也許已經覺悟，管自走了，不願再做他的奴才了。關於這些，我一時也不暇探索究竟。祇發見他現在祇是一個人，孤獨的一個人，已被我從寶座上打下來，躺在地下了。

嚇，我又發見自己手中的那管手槍了，現在還是牢牢的握着。我討厭槍，我不喜歡槍，直到這時，纔恍然明白了槍的用處，剛才所做

的事，就是槍的唯一的用處；除此以外，便用不着槍了！

我不再可惜這躺在地下的秦檜，我覺得他總是罪有應得；除掉了

一個禍根，到底可以減少許多惡事！

我不再停留了，又大踏步的走出來，又走進了鄰近的一所大房子去。那所大房子，也一樣的洋式門面，也同是豪闊的府第模樣。我又在那裏找到了一個人，他的名字叫做魏忠賢。

他也不知在甚麼時候已換去了古代衣冠，穿上了時新的洋服了。

可是我仍舊認得他是魏忠賢。

我毫不遲疑的，又用手槍結果了他的性命。但是向四面一看，全是靜悄悄的，又覺得十分奇怪，奇怪竟沒有一個助他的人。可是也正惟因為沒有助他的人，所以我非常省事，非常輕易。

如果有助他的人，那麼，這幫助惡人的人，當然也不是好人，也該給他一些警戒，我想。

我又到了另一所大房子裏，又找到了一個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嚴嵩。他也早已換去了古代衣冠，穿上了現代的西裝，但沒有改變他那種老奸巨滑的樣子，我一見就知道他是嚴嵩。當然，我不曾饒恕他，也結果了他的性命。我替許多被害的人報仇，更替那些未被害的人預

防，好像做了一件必要的工作。

接着，我又結果了許多人，總之，都是些歷史上的著名的惡人。我一點也不疲乏，祇是覺得精神煥發，肢體輕鬆。

我從輕輕飄飄之間，又走上了很遠很遠的道路，遠到十分渺茫，渺茫，忽然一覺醒來。呵，原來我是躺在牀上，仍舊躺在牀上。

原來我剛才做了一個夢，但是這夢是愉快的，有味的，雖然已經醒了，但心頭還覺得舒適，身上還覺得輕鬆。

栗子與留聲機

每年，秋風起的時候，街上的栗子攤也出現了，接着便一處處的多起來。

別處地方的栗子攤，似乎並不怎樣多，但上海的栗子攤却特別發達。這發達的原因，大概要歸功於宣傳得法。

那些栗子攤上，擺着一個一個的紫漆木桶，但並不見得每個都裝滿栗子，多半是『虛張聲勢』的；還有桶上的金字小木牌，標着『良鄉 魁栗』等字樣，好像也頗引人注意；但這些都不能算得動人的東西，最動人的東西，却是留聲機，咿咿啊啊的唱着，引得路人給它一個注意，或者竟戀戀不捨的站下來聽。這纔是真正的宣傳工夫。

長繩繫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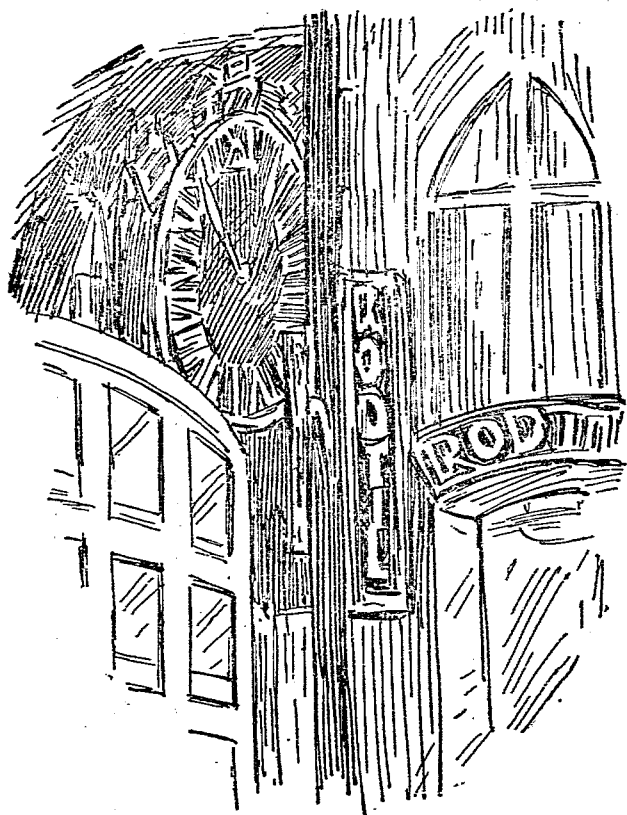
一種事
業，一樣東
西，被人注
意之後，便
會使人發生
幾分信仰；
況且聚攏來
看的人既然
多，總有幾
個人掏出錢
來同他們做

交易，所以栗子攤的賣買，也就『生意興隆』了。

我們走過每一個栗子攤時，差不多見他們都有一隻留聲機。祇有缺少本錢的栗子攤，纔沒有留聲機。但是這種沒有留聲機替它鼓吹的栗子攤，雖然『貨真價實』，東西特別好，也少有人去過問。好像沒有留聲機，就沒有名氣；沒有名氣，人家也就不願去向他請教了。

栗子攤的有留聲機，非常劃一整齊，好像定過規則似的，必須遵守似的。但其實並不會有過這種規則，祇是當初首先有一個人利用它號召顧客，後來大家就逐漸仿效罷了。可是這樣一來，經過了大家的宣傳鼓吹，栗子的銷路便日漸增加，栗子攤也就日益發達了。那個首創的人，固然是聰明人；那些模仿的人，也做了成功家。

自從無線電音機發明以來，現在有許多商店，也在店門口高高的



裝置一個，
放出各種歌
唱與音樂的
聲浪。

這種留
聲機、無線
電音機，雖
然被他們利
用作商業上
的宣傳，但
也可說是都

市上的一種「美化」。

還有一種電燈廣告，當天晚的時候，一處處放出光來，紅的，綠的，白的，用彩色燈泡裝成各種字畫，或是一明一滅的放射，或作旋轉式的閃動。這種商業上的宣傳，當然是一種浪費，但也許可說是還有幾分好看。

至於既不好聽，也不美觀的商業宣傳，却是報紙上的廣告。——在畫報上及雜誌上，也頗有些彩印的圖畫廣告——這種廣告，照例總是自贊他們的貨物如何美好，價錢如何公道；能夠名副其實的，固然也有，但不好的貨物，故意說得非常好的，更是不少。所以有許多不知底細的人，是常常上廣告的當的，他們花了錢想去買好的貨品，結果常常會買到不好的貨品，可是廣告登得多的，名氣到底大，人家還是

會去領教他。

這不但商品如此，就是社會上的名氣頗大的「名人」，也是這樣的。在現在一切多是商業化、廣告化的時代，也自然很有些人，能夠利用廣告而成爲「名人」。不過他們當然不會那樣傻，不會像商品一樣的去登廣告；他們是利用報上的新聞代爲稱道，或是請旁人代爲宣傳鼓吹；祇要報紙上常常見他們的名字，引起大家的注意，自然就會變成「名人」了。

當然，一個人成了名之後，也同商品的出了名一樣，利益是不會錯的。不過貨品的是好是壞，到底還須我們去仔細辨別，如果我們不願上當的話；因爲廣告總是不大靠得住的啊！

我們青年人，因爲辨別力不充分，常常會被廣告所迷惑，會被社

會所欺騙，所以我很願談談這種情形。

陸稿薦

在上海，許多賣五香豬肉及豬腦豬蹄的店舖，他們的牌號都叫「陸稿薦」；至多，也祇在陸稿薦之下，再加上一個記號，如「興記」「發記」之類。

據說第一家真正的陸稿薦，是在蘇州，因為他們的醬肉很好，出了名，所以大家便冒用他們的牌號。

不料這種冒用牌號的習慣，居然流行起來，却把這古怪的「陸稿薦」三個字，當作一種時髦的名稱，於是上海的醬肉店，竟沒有一家不叫作陸稿薦了。就是姓張姓王的開醬肉店，也要成爲姓陸了。

他們爲甚麼不願自己有一個牌號呢？就是想學時髦，——愛模

仿。

人類有兩種本能：一種是創造；一種是模仿。

怎樣叫做創造呢？就是用自己的智慧，去發明一種事物，去造成一個格局，去創出一番花樣。

怎樣叫做模仿呢？就是去學人家的樣，照着別人所已有的方法格式，去照樣仿效。

能創造的，自然是聰明的人；世界上有許多的事物，無論是屬於日用上的，或是屬於文化上的，都是那些創始者所發明。社會的所以能夠進化，也就靠着創造。

至於模仿，當然也不能算是壞名詞。許多好的方法，像植樹、築路，建橋、以及關於輪船、火車、飛艇、電機的製造，當然應該盡量

模仿。

可是一般人，却連不好的也模仿起來了：大的事情，像製槍、鑄砲、造毒氣之類；小的事情，像纏足、吸菸、玩紙牌之類。

社會上有一種事物，被人模仿得最起勁時，就叫做『時髦』。

這種時髦，大概是盲目的模仿，不加考慮的模仿，無理由的模仿。所以關於這種模仿，我們可以稱他爲『流行病的時髦』。

譬如從前時候，社會上流行纏足，於是一般婦女們大家模仿着，都纏起足來。又如現在社會上流行高跟皮鞋，於是那些婦女們在模仿着穿高跟皮鞋了。

又如流行大袖子的時候，大家競相模仿着，穿大袖子的衣服；流行小袖子的時候，大家又競相模仿着，穿小袖子的衣服。流行短旗袍

的時候，愛時髦的人，便把旗袍短到膝上；流行長旗袍的時候，愛時髦的人，又忽然把旗袍長到腳面。

這些人，好像完全沒有人生的意義，祇是『隨波逐流』爲模仿而生活；又從模仿中而老，而死。

試問這種模仿，祇是專門跟着人家脚步走，能夠說得出甚麼理由，找得出甚麼意義呢！不是和醬肉店競相模仿着用『陸稿薦』做牌號，一樣的庸俗無聊嗎？

所以，我以爲我們青年人，應該有一種獨特的精神，把社會上的一切事物，用理智加以分析，加以評判，而辨出它的是與非，好與壞來，再定去從的標準，決不要像庸俗的人那樣專門『隨波逐流』去盲從；一面更須自己去創造、去改良，什麼都不遷就的去走自己的路。

京 南

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藏書

這不但對於日常小事要如此，對於學問也要如此，對於一切的事
情也要如此。

總之，我們要尋找真理，要把一切不合理的改造，決不可投降於
社會，決不可盲從，致使那些庸俗的環境來同化我們，腐蝕我們！

醫生

我有一個朋友，他病了，病得很厲害。他的家裏是沒有資產的，境况很可憐。

上海地方，衣食住三項，要算房租最貴，吃食第二，衣著第三。一家普通人家，能夠維持衣食住，已經不容易；若是生起病來，那便非常爲難，醫院住不起，醫生更是請不起。

我的那個朋友，既然病得很厲害，自然不能起來，不能親自到醫生家裏去就診，——因爲到醫生那邊去看病，比較便宜；請醫生到病人家裏來看，比較昂貴。——祇好請醫生來看。

可是上海一般醫生的通例，門診——病人上門去看——大概是一

元或二元；出診——請醫生出門來看——大概是五元，另外再加車費。請他們來看一趟病，要五六塊錢，這在貧人看來，是多麼嚴重啊！

那位朋友，自然沒有這許多錢；況且他的病，又不是一次兩次能看好，看的趟數越多，所費的數目也更大；因而想到有一位親戚，他是做醫生的，不過本領不大高明，現在事情既然緊急，就去請他來看罷，一則因為他是親戚，可以通融些；二則因為他的醫術不怎樣精，看資想必不貴；等到病好時，再總共的送他一筆謝禮就行了。——我的朋友，本是預先這樣計算着的。

起先，果然一切沒有問題。那位做醫生的親戚，一請就來，也不必每次付他診費，祇須當他每一趟來時，付幾角車錢給他的車夫好了。



經過了一個多月的醫治，他的病也漸漸好了。他雖然未曾付醫費，但藥錢却已用去不少。當他病好之後，正想湊集二三十元錢，去換一張儲蓄禮券來送那親戚，不料那位親戚——那位醫生，已先差了一個人，拿着一封信來了。

他拆開信封來一看，却並沒有信，祇有一張單子；

最使他觸目的，是那張單子上貼有一個印花稅的印花。他很驚奇的看那單子時，却原來是一張賬單，那單上寫着：

【出診十六次

計大洋八十元整

某某先生台照

中華民國某年某月某日

某某醫師賬單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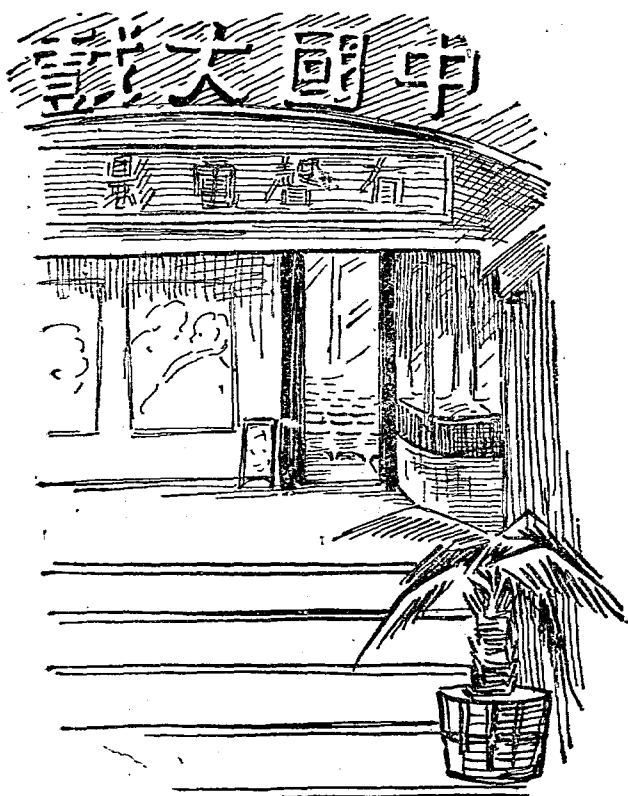
這真使他驚奇極了，他不料那位親戚，竟會開了賬單來討錢；更不料診費竟出乎意外的貴；尤其不料賬單上還有一個印花，彷彿顯得他手續非常完備，有一種法律上的威嚴。

法律上的威嚴是甚麼呢？當然是打官司，你不給他錢，他便同你打官司。

這時，我那朋友，真是又驚奇，又氣憤！但後來，終於借了一筆錢，照數給他了。

娛樂與教育

都市中最普遍的娛樂，要算影戲。影戲是新興的藝術。起初的影戲，是無聲的，銀幕上映現出來的人物，祇有動作，雖然看見他們開口，却不聽見他的聲音。現在的有聲影戲，不但有動作，并且會發聲了，劇中人說話、唱歌、以及種種之動作，都像舞台劇一樣的有聲音。至於它的背景，却比舞台劇真實，真的山，真的水，真的建築物，真的鳥獸草木，都可以攝在影片中，再由影片中反映在戲台的幕上。至於有聲影戲發聲的方法，却有兩種：一種是將扮演影戲時的語聲，歌聲等，從聲浪化為光浪，同時拍攝在影片的邊上；等到在戲院放映時，更將所攝的光浪化作聲浪，同時從播音機中放散出來，



所以便又有
形像、又有
聲響了。一
種是將扮演
影戲時的聲
音，用留聲
機收音法，
製成唱片那
樣的旋盤，
在放演的時
候，就將唱

片開動着，用電機播放聲音，使與影片中的動作全相符合。

近幾年來，內地較大的都市中，已逐漸設立影戲院。上海的影戲院，却發達得更加快。

開演有聲影戲的，大都是規模較大的影戲院，因為必須有最新的設備，纔能放映。規模較小的影戲院，大都開演無聲影戲，因為放映的機器比較簡單，可以不必花費多大的資本。

但是影戲院雖然多，所出的影片雖然不少，關於教育性質的影片，在中國却很少有人攝製及開映。

影戲固然是藝術的，也可以成為教育的；我以為這種關於教育的影片，應該由中央政府設立專門機關來辦理，使它和別的學術機關同樣重要。

攝製的材料，屬於地理的，像各地的人情、風俗、山谷、河流、物產等，按着系統去攝製，按着系統來開映，并且加以相當的說明，用音樂相伴奏，這比上枯燥的地理課時，便可以有味得多了。屬於自然科學的，像動植礦物的外表形態、內部解剖，生長及開採的順序等等，也可以分別攝製；其餘，像歷史的事蹟，農工業的狀況，也可以從摹擬的扮演、及實際的顯示來攝製。

一方面，更由各地的地方政府，用公款設立影戲院，專門開映這種影片，使它藝術化、娛樂化，讓一般學童及民衆樂於觀覽。

我們從書本上得來的知識，多是抽象的、空洞的；但從這種影片得來的知識，却可以得到具體的認識，而且趣味更爲濃厚，印象更爲深長。

朋友們！你們看影戲的時候，在正片之外，也曾見到一些新聞影片，但不外是些跑馬、賽球、閱兵、以及什麼時裝表現這一類零碎事項，想必感到不甚滿足罷？想來也頗希望那種有系統、有趣味、既可欣賞、也可增長學識的教育影片罷？

海濱

提起海濱兩個字來，不但孩子們歡喜，就是大人們也歡喜。試想平坦的沙灘上，又柔軟，又潔淨，坐下來，或是躺下來，也不會弄髒你的衣服，海波一起一落的激宕着，不時揚起那雪白的浪花；還有那些貝壳和海螺壳，躺在沙堆中發着光彩，樣子又是那麼精緻可愛，更為孩子們所喜歡。

年輕的朋友們，重視那些貝壳和海螺壳，差不多也和大人們重視金銀錢財一樣；可是孩子們的心，却是天真的，對於那些貝壳、海螺壳，完全真誠的愛好着，像藝術家欣賞藝術品似的，並不含着甚麼野心和作用，也不想去估算它的價值。但大人們就不是這樣了：他們對



於甚麼東西，都會拿算盤來算，拿稱來稱，拿尺來量，或是更用不正當的手段來侵占。

當孩子們把那些貝壳，海螺壳，陳列在沙灘上開展覽會的時候，那些大人們却忙着在市場中做買賣，把穀米之類囤積起來，買進時是賤價，賣出時却希望極高的高價；他

們的倉庫裏雖然堆着許多穀米，假如人家沒有錢向他們買，就是餓死也不關他們的事。自然，那些做布匹買賣的人，也是這樣，把大批的綢布堆積着，如果人家沒有錢向他們購買，就是凍死也不關他們的事；他們一定要賣給有錢的人，寧可讓那有錢的人，早一套、晚一套的更換，或是簡直放在箱子裏餵蛀蟲。

譬如這時海灘上有幾隻飛機飛過，孩子們必定仰起頭來觀看，羨慕着，想坐了飛機到天空中去遊覽一會；但大人們。却未必祇是這樣，那些駕飛機的人，也許是在練習作戰，預備幫着軍艦去攻打別人；或是飛機上已經載着炸彈和毒氣彈，正要飛到別處去轟炸，把那完好的城市，美麗的村莊，炸成一片焦土，連房屋、人民、雞狗一并炸去，越炸得厲害，他們的功績，反而越加偉大，越可以領受重賞，

擢升官職。

他們爲甚麼這樣呢？就是爲着爭奪錢財和土地：主使的人，因爲慾望不滿足，想爭奪更多的錢財土地；被雇的人，因爲想賺取俸祿，滿足個人的生活，所以也不惜這樣做。可是這些，這些事情，與孩子們是無關的，孩子們決不會幹出這種事情來！

閒話說得多了，現在我且轉過來談談上海的海濱。從上海北車站乘淞滬火車，到吳淞的炮台灣；或是從黃浦灘公園附近的碼頭上，坐船到吳淞江口上岸；再從江邊的石岸走向長隄，那就是海濱的所在。可是這裏的海濱，却不及青島和普陀的海濱有趣，因爲是沒有沙灘的。在那像小岡陵似的長隄外面，沒有沙磧，沒有浴場，祇有一些亂磚亂石。這不免把我們美麗的幻想打破。

不過，如果在春天，或是在夏秋之間，你若到那長隄上去，也頗有一番景象。因爲隄上有的是草，草是綠的，隄是長的，像腰帶似的綠痕，灣灣繞繞綿亙着，再加上幾隻白色的羊，褐色的牛，在那綠色上面浮動着，你想，這景致也不算壞啊！

假使到了夕陽西斜的時候，恰好這時隄上有幾個西洋女孩立着，那麼金色的夕陽，照着她們金色的頭髮，再加海風將她們的頭髮陣陣吹動，便更會閃着一種金色光彩，和那綠草白羊相輝映。

長隄外面，海水激着亂石，也會飛起浪花來；再看得遠些時，可以望見那吳淞江與揚子江會流在三夾水外，一片的汪洋，一片的浩淼。

這時，你如果帶着一條毯子，便可以鋪在綠草隄上，躺下來看

——看水波，看浪花，看輪船，看落日，看飛鳥，以及看一切景物，定可使你的心胸十分開敞。

如果到了夜裏，月亮恰好從東面的海上升起，把黃濁的水波，加上一片銀光，使它變化得非常美麗。當晚潮起來的時候，更會發出嘩啦啦的宏壯的聲響；於是銀鱗似的水面，也就翻騰起來，在月光下面表演着各種遊戲。還有那遠處的燈塔，一明一滅地不住的閃耀着，也像在眯着眼睛觀看景物。

海濱，這就是我們的海濱，孩子們喜歡，大人們也喜歡。但願那些大人們，用這無邊的美來洗刷胸襟，停止了爭奪與殘虐，使大家共同歡樂！更願我們少年朋友們，比大人更聰明，更有思想，等到長大的時候，不再去走那前人已經走錯的錯路！

一九三一年五月初版
一九三四年二月六版

小朋友隨筆

實價二角

著者 陳醉雲

發行人 李志雲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排印者 蔚文印刷局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

分售處 北平 南京 開封 遼寧 廣州 重慶 北新書局

82
75-2911



\$0.20